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学科频道 >> 政治学

施特劳斯思想中的犹太人问题

2013年05月10日 10: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10日第448期 作者:张添翼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字号: 大 中 小

【核心提示】施特劳斯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如果犹太人最终的选择只剩下传统或启蒙,那么启蒙是否一定得是现代的启蒙?



最新文章

杭州人字墓全国仅四座 比勾



昨天,萧山博物馆,“山栖越魂——柴岭山商周土墩墓考古发掘成果展”

- 科学家在12万年前原始人化石上发
- 穗出土近3万件清代晚期青花瓷
- “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
- 中国新诗的生日在哪一天
- 法学研究为边疆生态文明建设探寻
- “中国—南亚智库论坛”在昆明召

热点文章

最多阅读 最多回复

- 1 联合国停止执行在朝鲜的人道援
- 2 叙利亚反对派遭遇困境 大批外
- 3 奥巴马默克尔戈尔巴乔夫拒绝出
- 4 解放军六代机即将问世 美日战
- 5 维修期间迁出列宁遗体的问题将
- 6 俄举行大规模战略核力量演习
- 7 “北德文斯克”号首次对地面目
- 8 首尔成功试射可摧毁朝鲜地下掩
- 9 朝鲜:可与韩国共享核武器
- 10 美军方不顾日民众抗议仍强行试

订阅

新闻邮件

欢迎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新闻邮件产品

输入您的E-mail地址 订阅

注册为会员可免费享受更多新闻邮件

报刊

-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
-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
-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数字报订阅

时下列奥·施特劳斯研究已有成为显学之势，在正视成果的同时，有必要重温施特劳斯的“思想原点”——犹太人问题。回溯历史长河，希伯来民族辗转迁徙、苦难深重，而在现代性背景中的犹太人问题，亦是无法掩盖的理性之殇。身为德裔犹太人的施特劳斯，年轻时对该问题就有过深入思考，这些运思反映出他思想的原初诉求，并成就了影响终身的学术情怀。

中世纪的启蒙

施特劳斯坦言，他政治哲学思考的主线就是犹太人问题。幼年时他亲眼目睹了沙俄犹太同胞于大屠杀后逃亡的惨状，在他的青年时代，犹太人对自由民主制的政治信任已然变成了精神依赖，世俗社会的同化消弭了那些在隔离式生活中建立起来的自我确认，使得他们在纳粹迫害来临之前毫无作为。施特劳斯毅然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开始质疑那些为寻求解放而剥离民族传统的做法。他开始相信，传统观念下意识地致力于保存民族存在并高扬了生存意志，选民观和弥赛亚观才真正维系着犹太民族的未来。

对一些犹太人而言，启蒙即同化。那些激进的启蒙者——霍布斯、斯宾诺莎、莱马鲁斯等对犹太传统进行严厉的批驳，他们从经验原则出发，考察了启示精神的荒谬前提。通过分析，施特劳斯发现这种批判性否定尽管十分缜密，却不合法。托拉与西奈山的启示信仰是希伯来文明的核心，启蒙者面对它们并不是论证其理性前提与政治意义，而是从无神论的角度直接追问这种宗教世界观是否真实，这不是论证，而是嘲讽。“通过嘲讽，方才第一次摆脱了先前据说已经摆脱了的‘偏见’。”启蒙者实际上回避了理性与启示之间的矛盾，并武断地让理性充当了解释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此，施特劳斯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如果犹太人最终的选择只剩下传统或启蒙，那么启蒙是否一定得是现代的启蒙？答案便构成了他一生钟爱古典政治哲学的原始动机，“只有新的，未曾听闻的、超越现代的思想，才能为我们消除困惑——受到启发，从而求助于中世纪的启蒙”。

走出“第二洞穴”

施特劳斯把迈蒙尼德视为中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依据就是后者的真理观。迈蒙尼德把真理区分为“人法”与“神法”，与只关注肉体的、不言而喻的理性“人法”不同，启示真理是人用以自我确认的“神法”：它试图促进灵魂的完善，根据每个人的接受能力不断向他们灌输正确的意见，努力发展每个人对一切可能存在事物的理解。正如现代性的积极成果不容抹杀，对于启蒙也不能进行非黑即白的选择，施特劳斯认为，对理性原则的片面追求会让思想变得偏激，相比之下，传统律法是睿智和值得信赖的。迈蒙尼德等犹太哲学家把律法看作哲学的参照和保障，律法可以确保社会框架的持久和稳定，还能维系道德标准的超验性，这二者皆为现代自由民主制所匮乏。

犹太哲学的突出特征是偏重于文本解释。迈蒙尼德的特别之处是通过反思启示真理对文本进行新解，这种解读方式有违文本的原意，却实现了一种转换：把神学命题转换成了政治意识。律法的真理性作为前提断然不能更改，哲学却可以依赖神圣启示完成论证，迈蒙尼德致力于彻底理解这种依赖性。这种为律法进行哲学奠基的观点被施特劳斯概括成“为形而上学加冕”，其目标是通过先知来增强共同体的政治意识。先知既拥有理性思维与哲学洞见，又能够化解哲人由于沉思生活而不善于立法的弊端。集导师、政治家、哲人为一体的先知最为杰出的实用功能并非预言，而是政治方向。施特劳斯深受启发，通过一番思想史梳理，他重提了起初令其感到困惑的神学—政治问题，在他看来，启示真理倡导的美德涵盖了肉体的完满，哲人立法使政治得以超然于预言和神迹，犹太人的中世纪启蒙已经具备了一种政治化视野。反观近代启蒙运动，本质上也是一场政治式启蒙，但它用“自由”取代“自然”，让权利凌驾于启示，由此造成对理性原则的片面强调，在针对犹太传统等古典政治理性时，启蒙者盲目从经验层面批判而错失了真正的政治哲学问题。施特劳斯由此出发，倡导一种追问政治前提的哲学式启蒙。

在这样的启蒙中，哲人何以自处？施特劳斯发挥了柏拉图的“洞喻”，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洞穴”：在困住哲人与民众的“自然的洞穴”之下，还有个第二洞穴，它是人为造就的、间接性的“历史的洞穴”，哲人

他们在意图逃离时无意间跌落进了第二洞穴。他们陷入这个洞穴，较少因为传统本身，更多是因为抨击传统的传统（隐指近代启蒙者）。唯有回溯思想史才能化解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带给哲人们的虚无困惑，直接从洞穴中走出，步入理念的阳光下，这才是“自然洞穴”中哲人的应然选择。施特劳斯在此坚守了犹太人的本分，他深信在托拉的神圣启示之外，先知一哲人也拥有诠释律法的自由，如此上下通达的政治意识有助于现代社会中犹太人的自我保全。迈蒙尼德等中世纪先行者对犹太教义包含的至高理性有着绝对的信心，现代政治哲人则应将这种信心与信仰相结合，让犹太人拥有一个足以抵挡住任何攻击的真理内核，在歧视和迫害之下仍可顽强生存。

政治哲学与民族意识

晚年施特劳斯有一篇著名的演讲《为什么我们仍然是犹太人》，总结了终其一生对犹太人问题的基本看法。施特劳斯崇古薄今，认为现代社会的犹太人问题终归无法彻底解决，无论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还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在资本主导的社会情境下都做不到彻底解放犹太人。所以不能随意拒斥民族传统，犹太教绝非犹太人的痛苦之源，而是彼岸之海，即便按照无神论的观点看，没有了造物主上帝，犹太人仍然摆脱不了天然被造物的自由行动和所有歧视带来的罪，犹太人和他们的命运活生生地见证了救赎的缺失。此外，民族传统不是文化遗产，启示真理不能仅依靠文本解释，做自由的选民还是神的选民，二者并不矛盾，犹太人应当坦然回归祖先的信仰。

移居美国后，施特劳斯的学术视野日渐宏观。他采用古典政治哲学立场对现代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也就是学界热议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于这些“显白理论”，若是缩小视野则不难看出从民族意识出发的隐秘思路。“普世一体化国家”是不可能的——犹太人问题无法解决，同化方案不能解放犹太人；任何政治社会都是特殊的，都是“封闭的社会”，也就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启蒙主义者坠入了自然洞穴以下的历史主义“第二洞穴”，如果回归古典理性，从犹太启示传统出发，则有望走出洞穴；任何政治社会都立足于一套特殊而根本的“意见”，这种“意见”不能被“知识”所取代，以此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特殊的而且是特殊主义的社会——犹太社会正是这样一个社会，“意见”中包含着人们赖以自我确认的民族意识。

施特劳斯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而非神学家。青年时代的他把犹太人的中世纪启蒙带入学术思考，旨在表明，神学与政治的联系非常密切且具备多种解释路径。宗教是政治的盟友，既然中世纪的启蒙思想可以在一神论的框架之下延续和发展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教诲，那么现代犹太人则更需要从近代启蒙理性的缺陷中逾越，切实地借鉴启示真理，实现希伯来民族精神的重铸。


在政治一体化、资本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普遍性思维大行其道，特殊主义空间逼仄。施特劳斯这类思想家的好古幽情并非无源之水，他们政治哲学的民族性内涵值得认真对待。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陆畅

上一篇：[施特劳斯思想中的犹太人问题](#)

下一篇：[日对策协会称富士山火山喷发时将有13万人避难](#)

 Loading

网站备案号: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0184

京ICP备11013869号-1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总编辑邮箱: zszbj@126.com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泰达时代中心1号楼11-12层 邮编: 100026